

援新四军，群众工作顺利开展的时候，炊事员张二宝在驻地附近的一个村子里奸污了一名妇女，引起群众的愤怒，有人趁机挑拨军民关系。

“好啊！新四军和日军没有什么两样！我要让镇城和江南父老明白，只有国军才是人民的军队。作为百姓的父母官，我丁某一定替受害者家属向新四军、向陈毅讨个公道。”国民党镇城县县长丁梅芳得知后，幸灾乐祸，并以“父母官”的身份声称要为民做主，向新四军施加压力。

“张二宝是个红军老同志，对革命有过贡献，而且奸污是够不上判死刑的。但部队刚刚打开局面，如不严惩，就会脱离群众，就会被国民党抓住把柄，挑拨离间。在这个非常时期，为了大局，只得严惩他了。”军法处的同志调查属实之后，心情沉重地向陈毅作了汇报。

陈毅听了汇报，果断地说：“为了严整军纪，杀一儆百，召开公审大会，枪决张二宝！”

根据陈毅的指示，在公审大会上，除宝堰及附近村庄一部分群众参加之外，还邀请了镇城县县长丁梅芳、句城县县长张冲、茅叶公司总经理韦安生和附近国民党的几个游击司令。

“父老乡亲们，在这里，我陈毅向你们赔罪了！新四军是人民的军队，我作为苏南新四军的主要领导，没有管好自己的兵，对不起父老乡亲们！”陈毅边说边弯腰向台下鞠了一躬，台下顿时响起热烈的掌声。

陈毅接着讲道：“国有国法，家有家规。毛主席给我们新四军、八路军制定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我陈毅决不包庇和放过一个坏人！”

台下又一次响起热烈的掌声。

“根据新四军的纪律规定，判处犯人张二宝死刑，当场执行！”军法处的同志宣布了执行命令。

“陈毅这一手厉害啊！”一声枪响，国民党的忠实走狗丁梅芳不由自主地浑身抖了一下，他想借机挑拨离间的如意美梦破灭了！

会后，受害者的家属来到政治部，含着泪说：“我们向你们报告那一件事，本想叫你们处罚他一下，以免以后再犯，想不到你们的纪律这样严明，把他杀了，真可惜呀！留着他打鬼子多好！”

陈毅心情沉重地坐在办公室里抽烟，沉默不语。他同样有诸葛亮挥泪斩马谡之感！

宝堰镇，车水马龙。

“爱民日”这天，老虎团的指战员正在宝堰帮助乡亲们盖新房、挑水、扫院子。

一挺重机枪、两挺花机关躺在汽艇上，旁边还有两箱子子弹。

“哎呀娘哎！”把小赵乐得直蹦高。

伪军把刘媚等押到北麓的冷水涧，关在一个地主家柴房里。刘媚被拖得全身泥水，她估计伪军就要对她下毒手了。她镇定自若，毫不畏惧。她感到惟一的憾事，是自己还未能加入共产党，却要让伪军当成共产党加以杀害了。如今，考验她的时刻到了，她已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

这时，潘忠凑近刘媚，说：“刘干部，今天我们怕没命了！”

刘媚看着潘忠和朱松说道：“你们不用担心，你们又不是干部，要死，只死我一个，一切都由我承担。”

潘忠和朱松听后，不由得哭了。

朱松是个有骨气的人，他擦干眼泪说：“要活，我们就活在一起，要死，也要死在一起！”

潘忠听后连连点头赞成。

晚上，刘媚被捆绑在地主家厅堂的大柱子上。钟六满脸杀气，一只脚踏在椅子上，对刘媚冷笑道：“年轻人，再好好想一想吧！别再替共产党卖命了，只要把同你在一起的干部名单说出来，他们都住在哪里，我马上就释放你。如果你愿意在我们这里做事，我一定给你要职。”

刘媚听后轻蔑地“哼”了一声。在她那坚定的目光里，正闪烁着对钟六这帮日本的狗腿子的强烈仇恨。她斩钉截铁地说：“你们想要我背叛革命，那是妄想，我要是为了几个臭钱，为了升官发财，那就不来抗日了！”

“抗日？”钟六像挨蜂蜇一样叫了起来，“你们抗什么日？”

刘媚立刻严厉驳斥道：“你们不打鬼子，专门捕捉杀害抗日干部和新四军。你们和日军穿一条裤子，上下一气，卖国求荣，死有余辜！抗日分子遍地都是，你们是杀不尽的！”

钟六被刘媚痛斥，无地自容，将刘媚、潘忠、朱松3人押到冷水涧附近山坳子里，首先枪杀潘忠，然后活埋朱松，再以恐吓手段，妄想迫使刘媚屈膝投降。

刘媚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抱着与汉奸特务势不两立的斗争决心，痛骂钟六“卑鄙无耻”！

“杀！”钟六无可奈何，垂头丧气地下令枪杀了刘媚。

刘媚牺牲后，消息传开，茅山地区的党、政、军、民无不同声哀颂。根据刘媚平时工作，特别是被捕后的表现，江南县委追认她为中共党员。

黄桥决战的前3天，也就是1940年10月2日，老虎团连排以上干部聚集在黄桥西北约10公里的一座小学教室里，等候纵队王均虎司令员作报告。

“快！快向岸边划……”通信员害怕了，叫船工向岸边划。

“不行，到了岸边，我们安全了，药品却没了，伤病员怎么办？快向芦苇荡里划！”李秀英制止。

通信员不理，摇着橹直向岸边划去。

眼看船将到岸，紧急关头，李秀英猛地从药箱上跃起，冲到通信员身边，一把夺过一颗手榴弹，拉出引信，厉声喝道：“不准靠岸，不然一起炸死！”

“好！好好好！听你的，快拧上手榴弹盖。”通信员大吃一惊，做梦也没想到一个文弱的姑娘竟如此英勇无畏，只好按照李秀英的命令，帮船工摇橹，将药品安全转移……

这天，40多日军和30多汉奸，又来到太湖边“扫荡”。这些敌人在叛徒马三的带领下，到处搜查新四军伤病员。由于渔民们精心照护，他们连一个新四军伤病员也没找到。太阳还没落山，他们就吓得跑到张铺据点躲了起来，准备第二天再到湖边“扫荡”。

傍晚，区小队侦察员送来可靠情报，这些鬼子汉奸住在张铺没有走。赵刚决定夜袭张铺，并组成一支以张山为队长的60人突击队。

夜幕降临，田野里一片漆黑。在两位村民的引导下，突击队悄悄地包围了张铺据点。张山带领突击队员们跳入水齐腰深的护村沟内，搭成人梯，爬到村边的铁丝网下，侧耳细听，村内一片死寂。他们剪断铁丝网，摸到村口，俘虏了看守吊桥的哨兵，由哨兵引导进了村。

夜依然阴沉沉的。根据敌哨兵指点的位置，突击队迅速包围了日伪军所在的大院。张山和突击队员们爬上房顶，架好了机关枪。这时，屋内的敌人还像死猪一样呼呼大睡。

“不好，有新四军！”院内敌人的一个暗哨醒过来，发现房顶上有人，惊喊起来。张山一声“打——”，“轰……轰……”几声巨响，手榴弹在院内开了花。屋里睡觉的敌人不知发生了什么事，迷迷糊糊刚跑到院子里，便被突击队员们一阵机关枪给报销了。

叛徒马三和几个汉奸躲在一间屋子里不时地向外打枪。张山和机枪手爬上屋顶，架好枪，慢慢搜索瞄准。马三从窗口探出头来张望，正好撞上枪口，一声清脆的枪响，这个沾满人民鲜血的刽子手倒在了地上。

屋内的敌人见大势已去，纷纷缴械投降。

火光中，张山发现院南月亮门口有几个黑影一闪，不见了。“不好，敌人要溜！”他跳下房来，命令几个突击队员堵住月亮门，自己带领其他人绕近道堵截。

几个逃跑的鬼子一看前面有人拦截，端着刺刀冲了过来，其中3个小鬼子见只有张山一个人跑在最前面，朝他猛扑过来。

洪娟拉拉肖蔓的衣袖：“好妹妹，再吹奏一次吧。”

肖蔓吹起了雄壮的《新四军军歌》，大家紧伴箫管的乐声唱了起来：

光荣北伐，武昌城下，血染着我们的姓名；

孤军奋斗罗霄山上，继承了先烈的殊勋。

……

“投降吧，赶快投降吧！”山崖下的敌人一阵一阵地号叫着，恶狠狠地步步逼向女兵们。

8名女兵像8棵刚劲的青松，昂首挺立在仙女岭顶峰上！

“轰！”李兰手一扬，把最后一颗手榴弹投向了疯狂的敌群。

“打倒国民党反动派！”

“中国共产党万岁！”

8名女兵高喊着口号，怀着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无比仇恨，带着抗日壮志未酬的遗恨，手拉着手纵身跳下了悬崖……

“嘀嗒、嘀嗒……”

新四军A纵队的电台紧张地工作着。随着一串串清脆、有节奏的电键声，电波不时地从江南茅山一个小镇西南200多米的祠堂里飞出来，飞向天空，飞向新四军苏北指挥部，飞向皖南军部，飞向陕北延安。它时而传递着上级的指令，时而传递着战场的信息。

“收不到军部电台信号了！”

“是不是我们的电台出了问题？”

“检查一下看看。”

1月7日凌晨，一直与军部电台保持正常联系的A纵队电台突然收不到对方信号了。起初，大家以为出了什么技术问题，可是经过检查，机器并没有故障。

“是不是军部出问题了？”当有的同志提出这个疑问时，一片阴云在大家心头掠过。台长立即把这个情况报告首长。首长们极为重视，罗忠司令员当即指示：

“电台加强值班，一定想法找到军部！”

台长全神贯注地操纵电台，一遍又一遍地呼叫着：“军部，军部，我是茅山，我是茅山。你在哪里，请回答，请回答……”大家围在台长周围，眼睛直勾勾地望着电台，恨不得一下子把军部电台的信号抓出来。可是，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对方依然没有一点儿反应。

和军部的联系中断，首长们十分焦急！

“有没有信号？抓紧找！”罗忠等首长隔一会儿就来机房询问情况。

全体人员也都注意着电台，希望能早点儿听到军部的消息。可是电台始终未收到军部的信息，大家的心情越来越沉重。

伤的杨燕，向战友们的遗体告别后，艰难地向沟口走去。

直到下午，她们才碰上一个打柴的老人。老人把她们3人带到了家里。老人姓李，老夫妻两个，有一个儿子不久前参加了新四军，跟着队伍走了。老两口在一片竹林里搭起一个小棚子，把她们3人藏在里面。由于老两口无微不至的关心照顾，3人的伤势日渐好转。10天后，3人在老两口的带领下，扛着铁锹来到仙女岭悬崖下，含泪挖了5个坑，掩埋了战友的遗体。

一个月后，3人身体痊愈。她们依依不舍地告别了两位老人，又踏上了北上的征程。

军部没有电讯传来，不仅A纵队的同志们焦急，中央以及苏北指挥部也都非常着急。询问情况的电报纷纷打来。

机房墙壁上，挂满了待发的电报，桌子上也摆满了来电。这一切，都使大家隐隐感到可能发生了重大的变故，都深深为军部的首长和战友担忧。

平时挺温和的罗忠司令员，突然像变了个人，有时风风火火地闯进机房，瞪着眼睛，青筋暴露地吼道：“军部怎么样？”有时又大声嚷道：“快找！快找！快把军部给我找出来！”脾气大得吓人。

平时很稳重的廖海政委，虽然沉得住气，但是每隔几分钟就到机房来一次，一边问情况，一边要报务员：“别着急，认真细心地查找。”有时还背着手，在报房里来回踱步。他是多么希望能得到军部的消息啊！

这个时候，报务员也心急火燎。王台长一连几天未下机台，实在困极了，就闭上眼睛打个盹儿，饭也不想吃。

“台长，吃几口吧，你这样不吃不喝也不行啊！”“吃点儿吧台长，饿坏了身子就无法工作了！”每次把饭送到她跟前，劝半天，她才吃一点儿。几天工夫，电台的同志们都熬瘦了。但是不管怎样，大家都还是抱着一个坚定的信念：“只要有一线希望，也要与军部联系上！”

就这样一连熬到第七天，噩耗终于传来。新闻台收到了国民党当局的明码电报，说皖南新四军被他们一网打尽。紧接着收到中央发来的消息：“新四军军部大部同志不幸遇难。”一股巨大的悲痛向大家袭来。大家都沉默着，为战友遇难而痛苦，对制造惨案的国民党反动派充满了无比仇恨。

1941年1月15日上午，A纵队机关召开了追悼大会。会上，罗忠司令员、廖海政委讲了话。他们愤怒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假抗日真反共的丑恶面目，痛斥了蒋介石一手制造的这起旨在绞杀革命力量的震惊中外的大惨案。

“为皖南死难烈士报仇！”

“向反动派讨还血债！”

愤怒的口号声，在追悼会上此起彼伏。那庄严的呼声，惊天动地，撼山震岳，

堡，大部分日军都龟缩到大炮楼里，继续负隅顽抗。

从16日凌晨到白天，突击队曾多次向大炮楼发起冲击，都因敌人居高临下，用两挺机枪封锁了通向炮楼的大门，并多次施放催泪弹，使部队攻击受挫，伤亡增多。日军也曾3次企图向大中集方向突围，均被7连和特务连打了回去。

这时，王均虎来到华镇前线，详细向方自强询问了战斗进展情况后，命令：“部队白天停止攻击，好好研究破敌方案，做好晚上总攻的准备。”

刘恒等人正在村南边训练场上试枪。

这一次，他把位置选在了训练场旁大水塘边上的一个小土包上。只见他一会儿立起，一会儿卧倒……

小黑皮身背药箱，从远处走来。

“黑皮，黑皮，快过来！”胡大山看到小黑皮走来，边喊边同小黑皮打招呼，“快，快过来，看你爸正在试枪，快过来叫爸爸！”

小黑皮只是朝正在试枪的父亲看了看，没有靠近，更没叫爸爸。他没有忘记，前几天，他因为没有出早操，被父亲打了一巴掌。

“你和我不是一个单位的，你凭什么管我，还打人！”

“我是你老子，打你怎么了？”

“新四军不准打人，你是团长，更不能打！”

“好小子，跟老子对上阵了！我就打你，怎么了？”

“你打，我到廖政委那里告你去！”

“你敢！”刘恒举手欲打，小黑皮转身就跑，一状告到了廖海那里。

“刘恒是你爸，打了就打了。”廖海只是笑着劝道。

“新四军不准打人，我爸是新四军，他就不能打人！”小黑皮不服，又同廖海讲理。

廖海没有给小黑皮争理。“清官难断家务事。”他只好笑着安慰道，“你这个小调皮鬼，和你爸也较起真儿来了！”

“哼！”小黑皮不服气。

这次，他从西王庄到曹家庄领药返回路过训练场，见到父亲，气还没有消。

“胡叔叔，再见！”小黑皮边说边给胡大山敬了一个军礼，转身朝西王庄走去。

受令后，方自强冷静地思考着，他对身边的参谋人员说：“我们老虎团没有大炮，单靠机枪、步枪和单个手榴弹对付钢筋水泥结构的大炮楼是非常难的，只有采取集束手榴弹才能炸开敌炮楼。可是，集束手榴弹怎样才能送上去呢？走！”他带上参谋人员，深入各连召开“诸葛亮会”，充分发扬军事民主，请大家出主意、想

上午9时，枪炮声响彻长空，苏浙交界的山野在枪炮声中战栗！

“鬼子来了！”“鬼子又来抢东西了！”当地老百姓得知鬼子出来“扫荡”，纷纷赶到老虎团团部报信。

10时，侦察员回来报告：“驻门口塘据点的日军南浦旅团小林中队100余人，带了由几匹大洋马拉着的一门92步兵炮和一个300余人的伪军大队，耀武扬威地向流洞桥方向‘扫荡’，沿途抢劫财物，骚扰百姓。”

方自强顺手拿起电话，将敌情报告给了司令员王均虎。

当时老虎团1营和2营均驻团部温塘附近，3营离得较远。王均虎放下电话，立即与3营徐忠生营长、郑方教导员联系，命令：“3营直插杭村西南慈姑山，准备与杭村东南牛头山的1营夹击敌人。”

方自强也很快做了分工：“饶副团长带领机炮连的小炮排去3营阵地，听候王司令员的指挥；吴政委与2营黄营长、杨教导员带领部队去杭村东北广宜大道两侧埋伏，防止敌人北逃，并堵截溧城、宜兴两个方向可能支援之敌；我带1营去牛头山。”

按照分工，各营立即行动。

接到王均虎命令后，3营营长徐忠生即带领9连登上慈姑山，教导员郑方带领7连就地在山南村展开，副营长带8连在杭村待命。

方自强到1营时，部队正在开饭，官兵们闻命立即放下饭碗，跟着团长、曾营长和江教导员，跑步出发。从温塘到牛头山有10多公里路，部队一个多小时就登上了牛头山。方自强举着望远镜向下一望，在牛头山与慈姑山两山之间的南北向的广宜大道上，有大批日伪军从杭村方向向南运动。

这些做尽恶事的日伪军，带着大量掳掠的财物，有挑的，有背的，有缠在腰上的，有挂在枪上的，还有驮在马上，正在稀稀拉拉地沿着大道向南走。其中还有几匹大洋马，有的拉大炮，有的驮炮弹，还有两匹马驮着耀武扬威的鬼子军官。敌人越来越近了……

“吹冲锋号！”方自强当机立断，下达了攻击令。一阵激昂的号声响彻天空。

这时，王均虎带领3营正好赶到慈姑山，把敌人夹在中间。于是1营向西北，3营向东南，步枪、机枪同时开火，相对夹攻，打得敌人晕头转向，“哇哇”乱叫，纷纷丢下掳掠的财物，乱作一团。

鬼子小林中队长从马上滚了下来，妄图组织顽抗。敌人开枪开炮抵抗了一阵，但抵挡不住老虎团的枪弹雨的袭击。向南的大道已被1营的火力截断，向北又被3营的战火烧到了屁股上。小林的一只皮靴陷在水沟的泥里，他把另一只也脱掉，向着西南的麦田和油菜地落荒而逃。许多鬼子、伪军不顾伤痛，纷纷向门口塘方向拼命奔跑。

“好吧，我明白了！从现在开始，你就留在县委工作，负责我与张队长的联络。”林菲把温玉留在了自己的身边。

“谢谢林书记，我一定努力工作，以实际行动报答党，报答徐倩等3名同志对我的救命之恩。要不是她们3人……”说到这里，温玉又哭了起来。

“好了，别哭了。”林菲转身对张正说，“走，我们商讨工作去。”两个人边说边走。

为巩固新开辟、新发展的郎广抗日根据地，迅速打开进军莫干山、天目山的通道，扫除南下的障碍，新四军A纵队决心发起泗安战役。

下午，敌工科长符小明向王均虎、刘魏清等领导汇报了泗安镇的敌情：

“泗安镇是苏、浙、皖交界的重镇，东距浙江长兴县城25公里，西距安徽广德县20公里，南枕天目山，北临郎、广、长根据地。镇中有条河流通过，街道在河的南北两侧。全镇似‘一’字长蛇阵东西延伸3公里，人口万余。日伪深知泗安战略地位的重要，不断增修堡垒工事，增强防御力量。一年多时间构筑了坚固的工事，筑有大小堡垒22座，每个堡垒下面都有地道相通，并在泗安周围设置了各种各样的障碍物，外围最少布有三道障碍物：一道竹篱笆，一道铁丝网，一道河沟，最多的地方有五道。日伪吹嘘泗安是‘铜墙铁壁’，坚不可摧。11月27日，日伪调原在苏中东台的汪伪军主力34师134团驻守，伪师长周铁牛吹牛：‘新四军敢来！我们就是要消灭苏南新四军。’”

“哈哈，哈哈……好啊！周铁牛一向爱吹牛，可从来没有打过什么像样的仗。唱高调、拍马屁倒有一手，别人是很难学得来的！”王均虎听了符小明的汇报，大笑说。

“好啊，那就给他点儿颜色看看！我建议：这次主攻任务，还是要由老虎团来完成。”刘魏清建议道。

“我也是这么想的，就这样定了。老虎团主攻，英雄团和旅特务营负责对长兴、梅溪方向之敌警戒。”王均虎说。

“好！我没意见！”刘魏清表态。

老虎团方自强团长、罗伟政委、饶勇副团长详细研究后，定下了如下作战方案：1营主攻泗安北门，2营主攻泗安南门，3营负责对广德警戒。1营以1连为尖刀连，2营以4连为尖刀连，并派出主攻连的干部潜入泗安镇，进行实地侦察。

12月14日，鹅毛大雪飘飘扬扬，地上积雪足有半尺。晚上，没有月亮，寒气袭人。部队一律轻装，由向导、侦察人员带路，踏上白茫茫的蜿蜒山路，直奔泗安。

空旷的雪夜，四周一片寂静，只听得见“喳喳”作响的脚步声。经两个小时的急行军，部队提前赶到泗安镇北外围。镇子里，隐隐约约的灯光在闪烁，偶尔还有几声狗叫。部队在旷野的路旁停止前进，指战员们有的把手榴弹盖松松，有的把子

“打死她，打死她！”随着喊声，有人开始拉枪栓。

“慢着！”林菲一挥手，接着讲道：

“你取得新四军女干部徐倩的信任之后，你的第一步计划实现了。减租减息、批斗‘二奶奶’、支前送军粮、做军鞋、动员青年参军等，这是你一个又一个的险恶用心，慢慢地，你得到抗日民主政府和新四军的信任，徐倩调到四区任区委书记后，你的第二步计划又实现了。而智取汉奸头子刘根元，你的表现不仅得到了大家的赞扬，更重要的是取得了组织的更加信任。”

“你说得没错，你是怎么知道的？”川英美不解地问。

“我还知道：老虎团上下会被围、我在马家庄夜间被偷袭、英雄团进入太湖地区遭受挫折、A纵队司令部和江南特委机关塘马被袭、李文豹县长被捕、晓梅同志从江北回来被捕、A纵队特务营被缴械，还有上次的四区遭袭，区小队的6名同志不是遭枪杀，而是集体被活埋，都是你向布店的李云娘、实为日军少佐的情报官川英子报的信。你和她一起受训，一起来到中国。区小队副队长季小根只不过是的一颗棋子，他被你的美色所迷，你就对他施加压力，他为了得到你，就走上了可耻的叛国之道。你看看，那就是他的下场！”林菲边讲边指指3米外的季小根的尸体。

“打死她！打死她！为死难烈士报仇！”呼声不断。

“等一等，让她死个明白！”林菲继续讲道，“粟裕率部渡江南下，也是你立功的好机会。你不是不想报信，一是我派人紧盯着你，你没有机会；二是你刚进入县委不久，没敢行动。自从上次你对我哭诉四区遭袭和你逃脱的经过时，我就怀疑上你了。实际上，把你关在阳村‘二奶奶’家，也是你的脱身之计。那天晚上不是你逃脱的，是你和特务设的一个圈套，目的也是为了掩人耳目。你逃走的第二天，‘二奶奶’就到处游说，她的共党干女儿被抓了，是她在家趁特务们喝酒时，她把你放走的。你不愧是经过专业训练的特工，我很佩服你的智谋，只可惜，只可惜年纪轻轻的就走上了不归之路！”

川英美高昂着的头慢慢低了下来。

“报告，溧城村田洋行被查封，村田等3个日军特务被击毙！”一名武工队员跑回来报告。

“好！干得好！”林菲很满意。

“报告，云娘布店的老板娘不见了！当我们赶到的时候，布店的门紧锁着，门牌也没了。”这时，抓捕川英子小组的一名武工队员也跑回来报告。

“哼！你们永远也不会抓到她了！”川英美低下的头又抬了起来。

“溜了！那就只有先委屈你了，原想给你找个伴儿一起走，你到黄泉路上等着她吧，她很快就会找你的！”说到这里，林菲走到关文山跟前，“关司令员，你看？”

“执行吧！”关文山的话简短有力。

“林书记，我去了。”

“好！”

“哎，林书记，几年不见了，你跟我一起去见见老团长和老政委吧！”

“不了。哦，对了，千万不能告诉老团长和老政委，说我在这里！”

“为什么？在战场上见面多有意义啊！走吧，跟我一起去吧！”

“徐营长，我明白。你快去吧。记住，千万不能告诉他我在这里！”

“林书记，你说什么？他，他是谁啊？”

“咱们老团长，现在的王司令员啊！”

“这是怎么回事啊？不对劲啊！”徐忠生挠挠头。

“有什么不对劲！快去吧，晚了又挨训了！”

“好，再见！”徐忠生向林菲敬礼。

“再见！”林非同徐忠生握手告别。

.....

顽军继续向临安进逼，企图寻找新四军苏浙军区主力决战。为避免在不利条件下作战，新四军又主动撤出临安。顽军在占领临江城后，即倾其14个师的全部兵力组成左右两个“进剿”兵团，大举进攻，妄图围歼苏浙军区主力于天目山地区。

新四军一让新登，二让临安，三让天目山，接连后退100多公里，给顽军造成“溃退”的假象，顽军趾高气扬。特别是顽军52师，反动气焰十分嚣张。该师在南方3年游击战争期间，是“清剿”红军游击队的急先锋，在“皖南事变”中，又是主要凶手之一。这次，它充当顽左“进剿”兵团的主力，杀气腾腾，扬言：“枪炮一响，黄金万两！”“再打一个茂林，完成皖南剿共未竟之功！”

顽军52师于6月16日集结完毕，离开宁国墩，倾巢出动，在大雷雨中直奔磐溪镇。按照顽军前线总指挥李觉的部署，左“进剿”兵团经报福镇、大竹竿村，从西南方向向孝丰进击。但左兵团指挥官刘秉哲（52师师长）认为新四军撤至孝丰地区后还要北逃，因而主张改由小白店、西圩市之间向孝丰西北进击，以抄苏浙军区部队的后路。此计为李觉采纳。接着，刘秉哲为了让自己的52师抢夺攻占孝丰县城的首功，又下令原计划由独立33旅进占的新桥头、西圩市一线让给52师去占领。

左右“进剿”兵团向孝丰快速进击。52师一开始攻击就兵分两路：北路以155团进占老鼠山、姚街、小白店一线；南路由154团进占杭岭冲、新桥头、百步山、西圩市一线。顽军南北两路主力相距有10公里，52师师部率156团驻杭垓附近的梅村。

顽军分散于占领的各个山头上，为“胜利”进军所陶醉，连工事也没有构筑，夜间战斗也没有准备，就呼呼大睡、做起进占孝丰的美梦来。

其实，苏浙军区让出的山头一般都只有一二百米高，方圆小，个个孤立，主要

又一大批日军冲上来，张浩率敢死队奋勇拼杀……

“杀吼吼……”日军南浦少将声嘶力竭地举着指挥刀。川英子傍在一旁。

池田联队冈村大队长举刀向张浩劈来。张浩顺势向左一闪，与冈村拼杀起来，几个回合下来，难分难解。冈村又一次吼叫着举刀向张浩劈来，只见张浩在挥刀迎上前去的瞬间猛一闪身，冈村劈空，张浩顺势将大刀插进了冈村的后背。

张浩在接连砍死7个日军后，十几把日军刺刀一起向他刺来，他毫不畏惧，拼力砍死两个日军后，壮烈牺牲。

班长潘婕带伤正在帮朱队长给伤员治疗，王参谋、小黑皮和小不点正在接运伤员。林医生转身抬头，看到陆丽扶着一名重伤员走来。看到林医生激动的样子，陆丽摆摆手，使了个眼色。两个人只是会心地一笑。小黑皮见状，深感莫名其妙，正要喊陆队长，陆丽消失在硝烟中。

一副副担架、一个个伤员被抬下来。

小不点转身去扶一名重伤员，突然，一发炮弹在她身边爆炸。

“小不点！小不点！”小黑皮喊叫着扑向炸点。

“黑皮，小黑皮！”王参谋喊叫着扑向小黑皮。

硝烟过后，小不点血肉模糊，小黑皮满脸烟尘和泪水，王参谋满脸烟尘。

“小不点！小不点！……”小黑皮哭喊着……

“黑……皮……”小不点慢慢睁开眼睛，有气无力地动了动嘴唇。

“小不点！小不点！……”小黑皮哭喊着抱起小不点向不远处的牺牲人员登记处慢慢走去。潘婕、小敏、王参谋、朱队长、林医生等也跟在后面，慢慢地走去。

远处，拼杀声不断。

南浦被逼在一个山脚处，川英子在前面护着南浦，一排子弹打来，川英子身中数弹毙命。

“狗强盗！”小黑皮顺山沟爬向山脚，边爬边不停地骂着，眼前不时闪现廖政委、赵鲁、张浩、小不点等烈士……

王参谋紧随小黑皮爬行。

面对南浦，王均虎怒目圆睁！

“杀吼吼！死啦死啦的！”南浦举刀向王均虎劈来。

王均虎不慌不忙举起手枪。

突然，一声枪响，南浦晃了几晃。王均虎下意识地转身向右，看见不远处小黑皮举起的左轮手枪冒着烟，王参谋紧护在小黑皮身旁。

南浦中弹，举刀转身向后。

“小鬼子！”赵刚和张山手握机枪，边冲边从左后侧射向南浦。